

独访净信寺

□朱益华

今春这一波疫情终于消退了。久静思动，闲翻《青阳县志》，在九华山的后山有净信寺，又称“老庵”，始建于宋代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老庵现在还保存有明代的石制佛殿，原汁原味。据记载，老庵的前面有龙溪桥，桥板上刻有“丙戌 宝庆 季秋”字迹。《县志》提示：这座有明确纪年的南宋石桥填补了安徽桥梁建筑史上的空白。思必行，行必果，说去就去。

文友老李与我结伴同行。我们从青阳县城乘公交车奔九华后山，三站路便到“百花站”丁字路口。下车，一股山野草木清香扑面而来。我扯下口罩，尽情地享受。九华后山的景色比前山好看。但见莲花峰怪石撑天，峰峦叠翠。老李是青阳人，他说1958年以前，站在青阳的城墙上，能望到九华后山倾泻的瀑布。李白的“天河挂绿水，秀出九芙蓉”，写的就是他看见的莲花峰景观。走过“百花桥”，一条笔直的大路将我们送到一座教堂跟前。天堂PK佛国？想想怪有趣的。经

村民指路，我们转过教堂开始登山。山路上厚厚的一层树叶和竹叶，像好久没有人走过。

遇到了一个岔路口，不知该往哪边走。正在犹豫之际，忽闻狗吠声。循声向路坎下方望过去，绿荫掩映处有人家，还是座漂亮的小楼房。我对着楼房大声喊道去老庵怎么走？狗儿愈发叫得紧，出来一个农妇，叫我们顺着山路直上，莫往岔路上拐。依言前行约一小时，由于山势逐渐抬升缘故，原来落在山谷里的涧溪此时出现在路旁。一块巨石兀然立在小溪边，石头上红漆写着“净信寺”三个大字。我们谨记农妇直走不拐弯的交代，沿溪前行，峰回路转，一座佛寺出现在面前。老庵到了！正当心情为之舒展的时候，意外发生，老李的脚脖子崴了，痛得钻心。我将他搀扶到庙里。一位中年和尚迎了出来，听我们称这里是老庵，便说此庙是新庵，去老庵得从写有红漆字的大石头处过小溪上山，还有20分钟的路程。老李是去不成了，我让他进庙里休息。

我简单吃了点干粮，返身回到巨石。跨过溪流，走上了一条更陡更窄的山路。说是路，其实就被灌木丛夹在中间的淌水沟。沟帮点点青苔，沟底砾

砾沙石。阳光从枝叶间撒下来，忽明忽暗。失去伙伴同行，孤独且沉闷。莫名的恐惧阵阵袭来，催我脚下加速，一口气奔上了岭头。一道溪水湍急的山涧横亘在我的面前。涧上有座平板石桥。桥面石板长5米有余，一共6块，分两组对接呈120度担在涧溪的垛石上。我的眼睛一亮，这莫非就是县志记载的龙溪石桥？心里惦记着“丙戌宝庆”刻字。无奈山涧陡滑，流水太急，没法下到桥底察看。

石桥那边的山坡上有只黑狗对着我叫。庙里出来一个和尚喝止黑狗，他回答我这里就是老庵。通过交谈我才知道，在这人迹罕至的山上只住着他一人。他本来在九华山管理处帮忙。老庵没人打理，是他主动要求来的。他说没人管的时候，一些人来寻宝，把殿里殿外挖了个遍，造成大殿基础下沉，石梁断裂。他来了之后，筹集资金作了简单维修，维持不至于彻底坍塌。

和尚引我进入石佛殿。殿堂三开间，梁、柱、门框分别用整块石料制作。外墙一圈8根石柱和殿内的6根石柱，承载着8根石梁。石梁为双层驮梁，伸出墙外的端头雕饰如意纹饰。整架石

殿仿木制作，榫口咬合。

石梁上刻有楷书大字“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成化十六年住持僧觉净 徒明顺 明通立”。石殿至今542岁了！

我发现石殿的石门框与墙体不在一条直线，门框斜向朝东，朝向一座佛塔。门外朝东的山崖上，凌空伸出一方巨石，巨石之上建有一座红砂岩质地的四方形七级佛塔，塔高4米，每层的四面各雕一扇小门。此塔据说是南宋诗僧希坦住持修建的。

从石塔回来，和尚邀我到上客堂休息。他递过茶水，叹息老庵的荒凉。我建议和尚先解决难走的山路：“石塔石桥石殿是九华山的唯一，是老庵的亮点。没有路，想来的来不了。你在管理处干过，应该知道如何走程序。今天同我一起来的老李崴了脚没上来，他在池州文坛有点影响。”秀才人情纸半张”，我回头跟他说说，请他帮忙敲敲边鼓。”和尚闻言表示感谢，把他的手机号给了我。

下山回到新庵，老李的脚基本能走路了。我跟他谈起老庵的情况，老李思索了一下，问和尚叫什么。糟糕，忘记问和尚法号，不过不要紧，我有他的电话。

舞蹈在一部田亩册上
虫鸣的抒情，沾有
原野的体香
麦子饱满的心事由青转黄
风解读着它的产期
蝴蝶巡游，动感的写意
捕捉牧童悠扬的笛声
继续写花的二次青春

槐花飘香，小院里
一碟苦苦菜与米酒的搭配
就惬意了父亲的小幸福
镰刀静守墙头，只为
赶赴一场预约的图腾
其实，生活总在
昭示欲说还休的真谛：
既然错过了春的柔美
就让我们期待夏的峥嵘

村头古树撑开的绿伞
遮不住跪乳牛接长长的断句声
风携荷舞，蛙语比鱼影瘦
红蜻蜓用倒立的姿势
垂钩半塘荷香

乡村的夏
是一篇锦绣童话
捕蝉孩子用笑声朗诵
遗落的童真滚进梦里
被萤火虫的灯笼照亮

◎ 孟夏帖

阳光撒网，布谷和歌
农事汹涌的河
流出潺潺诗意

秧苗滴绿的时光

六月帖（外二首）

□胡巨勇

南风开始掩藏不住
麦香的铺陈
翻转，金色的麦浪
刺破六月的锋芒
无需阳光佐证
布谷的官方宣传
厚重了庄稼人成熟的心事

荔枝红，桑葚落
杨梅酸甜了农谚里的情怀
田里秧苗早已越上葱茏
几只白鹭，模仿
儿时的我，骑上牛背
有鸣蝉诵经

塘下绿荷打伞，为
摇摆不定的蛙语
临摹平衡

◎ 乡村的夏

蛙鼓敲门开道
蝉鸣拔节夏的热情
阳光的大手笔
泼墨，勾勒乡村的风情
作为背景 远山
苍翠了视线的写意
攀爬的炊烟亲近着云朵
老屋静守着鸡鸣犬吠



祁门地处安徽省南部，东、西、北与休宁、东至、黟县相邻，南部与江西婺源接壤，是著名的红茶之乡。祁门具有典型的皖南山区特色，全县境内，山幽水清，风景秀美。居民村落或掩映在松竹林间，或依山傍水，倒映在绿水之中。这里水清见底，水平如镜，划着竹筏荡深溪中，正如李白所述“人行明镜中，鸟度屏风里”的诗情画意。“清溪清我心，水色异诸水。”笔者曾在不同季节走进祁门，领略小桥流水人家的野趣，清激一下心境，过一段桃花源的宁静生活，同时抓取些精彩瞬间，真是人生一大快事！

胡志安 摄文

幽山碧水绿祁门



文学四十年

□周宗雄



如果从发表第一篇习作算起，今年应是我文学创作四十周年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。结束了文革十年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束缚，一种充满探索充满追求充满激情充满牺牲的精神，在文学青年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。思想的解放，致使八十年代的文坛兴起了很多文学流派及思潮，包括朦胧诗派、伤痕文学等。一些人以横溢的才华、敏捷的思绪、独特的风格闯入文坛，成就了空前绝后的文坛现象。

而那时的我，还在井巷公司铜山施工区当一名矿工。铜山矿区是铜陵市的一块飞地，离铜陵市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，是个偏僻的山区。我是在1973年底，结束了在金口岭铜矿的建设后转战到铜山铜矿的。那时候矿山的业余生活是单调的枯燥无味的，矿工们下班后最大的乐趣，就是打扑克。没有电视，周末除了偶尔在露天放电影，没有其他文体活动。我好在有看书的习惯，利用这些空余时间看书，并锻炼着写写诗歌之类的习作，日积月累有好几大本。但从未拿出去发表，只是自己读读，自我欣赏。

1982年，辽宁的《鸭绿江》杂志率先在全国举办文学培训班，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学习好机会，便报名参加。报名费是十元钱，十元钱现在不算什么，但在当时可是一个月工资的四分之一。那是一个非常正规的培训班，每月发一本教材。分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几个类别。学员来稿必复，有导师给予指导。经统计，全国计有二万八千多人参加，不少人后来成了活跃在文坛的优秀作家。

我报名的是诗歌组，指导老师是著名诗人郎恩才。郎恩才是工人出身的诗人。他当过学徒、锻工。工作之余，写了许多洋溢着生活气息的好诗，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。他认为诗是诗人之心，诗人之血，诗人之生命。主张诗应多层次接触读者，诗人以诗与世界对话。

第一次投稿，我试探着寄了四首诗歌，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老师的指点。约莫半个月时间过去了，我还没看见回信，心想，肯定是泥牛入海。哪知，不久就收到了郎恩才给我的回信，信中说我的文字基本尚可，但语言过于抽象、概念化、口号化。他说，诗歌要求运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诗意。要求我将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学习几遍，并将学习心得随同诗稿一同寄给他。

我怀着一颗虔诚的心，遵照老师的意见办了，寄了一组散文诗和学习心得笔记。没想到我的散文诗和心得笔记作为范文竟然一同发表在《鸭绿江》第六期函授教材上，这便是我的人生第一次由钢笔字写的文章变成了铅字。作品发表后，许多文友给我写信，或鼓励，或与我切磋写作技艺，还有人要求我指导他写作……

不久，《鸭绿江》给我寄来了十三元稿费。这事在八百多人的施工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工友们都说，没想到一个整天在百米井下与矿石打交道的矿工，还能在报刊杂志上舞文弄墨，说的我心里乐滋滋的。还有的工友嚷着要我请客，分享我的喜悦。于是，我利用周末特地去股家汇集镇上买了鸡、肉、鱼，外加一瓶“蚌埠大曲”，整了一桌子的菜肴，结果还剩了几块钱。

这两篇处女作虽然没有什么分量，但它的发表，却给了我很大的自信心，从而滋生了我的作家梦。并确立短小精悍的散文诗，是我的文学创作的主攻方向。

从此，我一边工作，一边进行文学创作，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工人日报》《安徽日报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时代文学》《散文诗》《散文诗世界》《诗歌报》《诗歌月刊》等全国五十余家报刊发表了大量诗文作品，我像一名远行者，艰难地跋涉在文学的征程上，一步一个脚印。1994年，我出版了第一部散文诗集，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四部诗集。

2000年，由邹岳汉主编、漓江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年度最佳散文诗》，选入了我当年发表在《散文诗》第九期上的《祖国》一组散文诗。这是最具权威的全国第一本散文诗年选，我却有幸跻身其中，这无疑是对我散文

诗创作的肯定，我深感欣慰。2002年《中国年度最佳散文诗》，选入我当年1月5日发表在《人民日报（作品）》版的一组散文诗《劳动地带》。其实，我早在1995年2月3日，就在《人民日报》文学副刊（大地）上发表过一组散文诗《矿山人》。从2000年到2011年的十二年中国散文诗年选中，我的散文诗作品被选中八次。

2003年，我应时任铜陵市文联主席朱跃忠约稿，创作了长诗《青铜之歌》。刚开始，我怕难以驾驭。朱跃忠一再鼓励我，鞭策我，激励我，坚定了我的信心。长诗给我的压力很大，虽然我也发表了不少诗歌，但三千多行的长诗还是有难度的，另外，毕竟是业余写作，时间也是问题。那些时日我寝食难安，夜不能寐，往往睡到半夜，灵感来了，便起身写他几行；星期六、星期日是我写作的黄金时间，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每天写上几百行。几个月过去了，长诗终于写成了。市文联为此出版了《青铜之歌》专集，并举办了长诗《青铜之歌》研讨会。

在诗歌创作的同时，我还写了几十万字报告文学，发表在《中国有色金属报》《安徽日报》《中国报告文学》等报刊上并多次获奖。

这期间，我还涉足文艺评论，断断续续的发表文艺评论近百篇，四十多万字，还入选多种文艺评论集。同时，还创作了二十几万字的散文。

2009年，铜陵有色集团公司成立六十周年，公司委托我担任总编剧，编写了一台大型《青铜之光》歌舞诗晚会，创作了四首歌曲；2011年，铜陵有色集团公司产值突破一千亿元，公司又委托我担任总编剧，编写了一台大型《跨越颂》歌舞诗晚会，创作了一首歌曲。两台晚会演出十分成功。

2014年底，我正式退休了，终于有了充裕的时间，便萌发了创作长篇小说的念头。这对我来说，无疑是一个挑战。因为在此之前，我没有写过一篇小说，不是不想写，是确实没有时间。但我喜欢这样的挑战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，于2015年8月，开始了长篇小说《落花开》的创作。

不能不说，退休在家的感觉真好！无拘无束，无烦无恼。每天早饭后，泡上一杯清茶，便在电脑前写了起来，每天写个千儿两千字，到十一点钟准时结束，去接放学的孙子。下午一般不写东西，独自一人在铜官山下走一趟，晒晒太阳，呼吸新鲜空气，兴致来了，便对着铜官山大声吟哦几首古诗词，山上的草木、飞禽、走兽就是我的听众，一阵风吹来，收获掌声一片，真乃快活！整个人像神仙一般。我想，当年诗仙李白盘桓在铜官山下，哪有我现在的快乐呢？

星月不问赶路人，时光不负有心人。2017年3月，《落花开》写成三十多万字的初稿，2018年3月改定，2019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不少读者告诉我，小说生活气息浓烈，小说描写的事情就在我们身边。紧接着，我开始了第二部长篇小说《山的轰鸣》的创作，目前，三十多万字的小说已经脱稿，正在出版社等待出版之前的审稿。

在这期间的2018和2019年间，我曾应一个央企之邀，两赴非洲，为该企业编写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《飘扬的旗帜》一书，为企业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2013年，我担任了铜陵市诗词学会会长。从2016年起，我在铜陵市诗词学会主编了《铜陵风光》、《历代先贤咏铜陵》、《铜陵当代诗词选》、《风雨斋诗词研讨会论文集汇编》等书。

回首四十年，青丝变白发。如果在文学创作上自己有什么体会的话，那就是坚持。其实，我这个人不很笨，又不是什么专业作家，没有大把的时间，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名业余的文学爱好者；加之我只读了十年书，文化底蕴并不深厚。但我的最大优点就是，认准了的事，不干则已，一干就坚持到底，有一种滴水穿石的精神。

如果说有什么值得欣慰的，那就是我没有蹉跎岁月。一个人几十年的光阴，挥之去矣。我十六岁下放农村，十八岁下井当一名矿工，三十五岁上大学，一路上磕磕碰碰，风雨兼程，却没有一天懈怠。

现在，我虽然步入古稀之年，但我仍然觉得自己还是一名年轻的文学爱好者，就像我的第三部小说已经开头一样，人生的演绎又将揭开新的一章。

